

曾文正公永謝鈔

青年德育叢書

曾文正公家訓鈔



青年協會書局發行
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

曾文正公家訓鈔

目錄

諭二子

(甲) 立身類

附錄 伎求首二首

日課四條

(乙) 爲學類

寄諸弟

寄弟國潢

寄弟國華

寄弟國荃

曾文正公家訓鈔 目錄

寄弟貞幹

寄歐陽夫人

曾文正公家訓鈔

諭二子

(甲) 立身類

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。余不願爲大官，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。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，可以處樂，可以處約，此君子也。

凡仕宦之家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返儉難。爾年尚幼，切不可貪愛奢華，不可慣習懶惰。無論大家小家，士農工商，勤苦儉約，未有不興；驕奢倦怠，未有不敗。爾讀書寫字，不可閒斷，早晨要早起。

吾父吾叔，皆黎明即起，爾之所知也。凡富貴功名，皆有命定；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學作聖賢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與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學爲聖賢，少時

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。爾宜舉止端莊，言不妄發，則入德之基也。

少年不可怕醜，須有狂者進取之趣。過時不試爲之，則後此彌不肯爲矣。

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君子無衆寡，無大小，人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。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，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，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，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，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，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，於恕字或易著功，敬字則宜勉強行之。此立德之基，不可不謹。

余寸心坦坦蕩蕩，豪無疑怖。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，人誰不死，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。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，總以安靜不動爲妙。

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，未能認真講求。歷觀古來世家久長者，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。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。斯干之詩，言帝王居室之事，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。家人卦以二爻爲主，重在中饋。內則一篇，言酒食者居半。故吾屢教兒婦諸女，親主中饋。後輩視之，若不要緊。此後還鄉居家，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，必須常至廚房，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。爾等必須留心於蒔蔬養魚，此一家興旺氣象，斷不可忽。紡績雖不能多，亦不可間斷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風自厚矣。

爾爲下輩之長，須常常存箇樂育諸弟之念。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，况兄弟乎？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，爾須與之互相勸勉。爾有所知者，常常與之講論，則彼此并進矣。

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，與鄉里鄙人無異，至今深抱悔憾。故雖在外，亦惻

然寡權。爾當體我此意，於叔祖各叔父母前，盡些愛敬之心，常存休戚一體之念，無懷彼此岐視之見，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，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。日處日親，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鄉黨皆曰：紀澤之量，大於其父之量，則余欣然矣。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，爾復稟並未提及；又有信言涵養二字，爾復稟亦未之及，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，爾宜一一稟復。

爾身體雖弱，處多難之世，若能風霜磨練，苦心勞神，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。

我朝列聖相承，總是寅正卽起，至今二百年不改。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，吾得見竟希公、星岡公皆未明卽起，冬寒起坐約一箇時辰，始見天亮。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，有事則不待黎明，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，此爾所及見者也。余近亦黎明卽起，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。爾旣冠授室，當以早起

爲第一先務；自力行之，亦率新婦力行之。余生平坐無恆之弊，萬事無成，德無成，業無成，已可深恥矣。逮辦理軍事，自矢靡他，中間本志變化，尤無恆之大者，用爲內恥。爾欲稍有成就，須從有恆二字下手。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，全在一重字。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，蓋取法於星岡公。爾之容止甚輕，是一大弊病，以後宜時時留心。無論行坐，均須重厚。早起也，有恆也，重也，三者皆爾最要之務。早起是先人之家法，無恆是吾身之大恥，不重是爾身之短處，故特諄諄戒之。

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，第一起早，第二打掃潔淨，第三誠修祭祀，第四善待親族鄉里。凡親族鄰里來家，無不恭敬款接。有急必周濟之，有訟必排解之，有喜必慶賀之，有疾必問，有喪必弔。此四事之外，於讀書種菜等事，尤爲刻刻留心。故余近寫家信，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，蓋祖父相傳

之家法也。爾現讀書無暇，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，而不可不識得此意。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，八者缺一不可。其誠修祭祀一端，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。凡器皿第一等好者，留作祭祀之用。飲食第一等好者，亦備祭祀之需。凡人家不講究祭祀，縱然興旺，亦不久長，至要至要。

澤兒看書天分高，而文筆不甚勁挺。又說話太易，舉止太輕。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，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。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，刻刻留心。鴻兒文筆勁健，可慰可喜。

銀錢田產，最易長驕氣逸氣。我家中斷不可積錢，斷不可買田。爾兄弟努力讀書，決不怕沒飯吃。至囑。

爾體甚弱，咳吐鹹痰，吾尤以爲慮。然總不宜服藥，藥能活人，亦能害人。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，害人者十之三。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，活人者十之三。余

在鄉在外，凡目所見者，皆庸醫也。余深恐其害人，故近三年來，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。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。見理極明，故言之極切。爾其敬聽而遵行之。每日晚後走數千步，是養生家第一祕訣。

余自從軍以來，卽懷見危授命之志。行軍本非余所長。兵貴奇而余太平，兵貴詐而余太直，豈能辦此滔天之賊。卽前此屢有克捷，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。

爾等長大之後，切不可涉歷兵間。此事難於見功，易於造孽，尤易於貽萬世口實。余久處行間，日日如坐鍼氈。所差不負吾心，不負所學者，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。近來閱歷愈多，深諳督師之苦。爾曹惟當一意讀書，不可從軍，亦不必作官。吾教子弟，不離八本三致祥。八者曰：讀古書以訓詁爲本；作詩文，以聲調爲本；養親，以得歡心爲本；養生，以少腦怒爲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語爲

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。居官以不要錢爲本。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三者曰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吾父竹亭公之教人，則專重孝字。其少壯敬親，暮年愛親，出於至誠。故吾纂墓誌，僅敘一事。吾祖星岡公之教人，則有八字三不信。八者曰：考寶早掃書蔬魚豬。三者曰僧巫，曰地仙，曰醫藥，皆不信也。處茲亂世，銀錢愈少，則愈可免禍。用度愈省，則愈可養福。爾兄弟奉母，除勞字儉字之外，別無安身之法。吾當軍事極危，輒將此二字叮囑一遍。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，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。

鄉間早起之家，蔬菜茂盛之家，類多興旺。晏起無蔬之家，類多衰弱。爾可於省城菜園中，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。或二人亦可，其價若干，余由營中寄回。居家之道，惟崇儉可以長久。處亂世，尤以戒奢侈爲要義。衣服不宜多製，尤不宜大鑲大緣，過於絢爛。爾教導諸妹，敬聽父訓，自有可久之理。

大女兒于歸，以二百金辦匱具，以五十金爲程儀。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，過於奢侈。遭此亂世，雖大富大貴，亦靠不住。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。

今年春夏，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。然古今文人學人，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，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撓其心。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，炎涼之狀，不接於目。衣食之謀，不縈於懷。雖奔走煩勞，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。

爾累月奔馳酬應，猶能不失常課，當可日進無已。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於作字一道，亦嘗苦思力索，終無所成。近日朝朝摹寫，久不間斷，遂覺月異而歲不同。可見年無分老少，事無分難易，但行之有恆，自如種樹蓄養，日見其大而不覺耳。爾之短處，在言語欠鈍訥，舉止欠端重。看書能深入，而作文不能崢嶸。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，進之以猛，持之以恆，不過一二年，自爾精進而不覺。言語遲鈍，舉止端重，則德進矣。作文有崢嶸雄快

之氣，則業進矣。

人之氣質，由於天生，本難改變。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。古之精相法，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。欲求變之之法，總須先立堅卓之志。卽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歲前最好吃烟，片刻不離。至道光壬寅十月二十一日，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。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，近五年深以爲戒，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。卽此二端，可見無事不可變也。爾於厚重二字，須立志變改。古稱金丹換骨，余謂立志卽丹也。

爾信極以袁壻爲慮，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，余卽日當作信教之。爾等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蹟，人所以稍顧體面者，冀人之敬重也。若人之傲惰鄙棄，業已露出，則索性蕩然無恥，拚棄不顧。甘與正人爲仇，而以後不可救藥矣。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壻處，禮貌均不可疏忽。若久不悛改，將來或接至皖

營延師教之，亦可。大約世家子弟，錢不可多，衣不可多，事雖至小，所關頗大。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無一不與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。若沾染富貴氣習，則難望有成。吾忝爲將相，而所有衣服，不值三百金。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，亦惜福之道也。其照例應用之錢，不宜過齎。謝廩保二十千，賞號亦略豐。 謁聖後拜客數家，卽行歸里。今年不必鄉試，一則爾工夫尙早，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。

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、謝眺一種沖淡之味，和諧之音，亦天下之至樂，人間之奇福也。爾旣無志於科名祿位，但能多讀古書，時時哦詩作字，以陶寫性情，則一生受用不盡。第宜束身圭璧，法王羲之、陶淵明之襟韻蕭灑，則可。法嵇阮之放蕩名教，則不可耳。

爾當諄囑三妹，柔順恭謹，不可有片語違忤。三綱之道：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。是地維所賴以立，天柱所賴以尊。故傳曰：君天也，父天也，夫天也。

儀禮記曰：君至尊也，父至尊也，夫至尊也。君雖不仁，臣不可以不忠。父雖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。夫雖不賢，妻不可以不順。吾家讀書居官，世守禮義。爾當誥戒大妹三妹，忍耐順受。吾於諸女妝奩甚薄，然使女果貧困，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。目下陳家微窘，袁家羅家并不憂貧。爾諄勸諸妹，以能耐勞忍氣爲要。吾服官多年，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。

爾在家飽看羣書，兼持門戶，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，千難萬難。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。

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，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後必無好處。余家諸女，當教之孝順翁姑，敬事丈夫，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，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。

吾家累世以來，孝弟勤儉。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，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，竟日無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，正月上學，輔臣公給錢

一百，爲零用之需。五月歸時，僅用去二文，尙餘九十八文，還其父，其儉如此。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，猶親自種菜收糞。吾父竹亭公之勤儉，則爾等所及見也。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，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。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。勤字工夫第一，貴早起，第二貴有恆。儉字工夫第一，莫著華麗衣服，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。凡將相無種，聖賢豪傑亦無種。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做得到的。姪等處最順之境，當最富之年，明年又從最賢之師。但須立定志向，何事不可成，何人不可作，願吾姪早勉之也。

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，世家子弟門第過盛，萬目所屬。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，及力去傲惰二弊，當已牢記之矣。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，不可送條子。進身之始，務知自重。

擇交是第一要事，須擇志趣遠大者。

爾等奉母在寓，總以勤儉二字自惕，而接物出以謙慎。凡世家之不勤儉者，驗之於內眷而畢露。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。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，亦宜自端內教始也。

兒婦諸女，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？吾近夜飯不用葷菜，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，令極爛如齏，味美無比，必可以資培養。菜不必貴適，口則足養人。試炖與爾母食之。星岡公好

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夜餐，吾當時侍食實覺

後輩則夜飯不葷，專食蔬而不用肉

津津有味，今則加以肉湯而味尚不逮於昔時。

湯亦養生之宜，且崇儉之道也。顏黃門之推顏氏家訓，作於亂離之世；張文端

公英聰訓齋語，作於承平之世；所以教家者極精。爾兄弟各覓一冊，常常閱

習，則日進矣。

爾等於少壯時，卽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。然須有情韻趣味，養得生機盎然，乃可歷久不衰。若拘苦疲困，則不能真有恆也。

吾於凡事，皆守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二語，卽養生之道亦然。體彊者，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。體弱者，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。節嗇，非獨食色之性也。卽讀書用心，亦宜檢約，不使太過。余八本扁中，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。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，須活潑潑地，養得一段生機，亦去惱怒之道也。旣戒惱怒，又知節嗇，養生之道，已盡其在我者矣。此外壽之長短，病之有無，一概聽其在天。不必多生妄想，去計較他。凡多服藥餌，求禱神祇，皆妄想也。

張文端公

英

所箸聽訓齋語，皆教子之言。其中言養身擇友，觀玩山水花竹，純是一片太和生機。爾宜常常省覽。

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，爲養生要訣。懲忿，卽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。窒慾，卽吾前信所謂知節嗇也。因好名好勝，而用心太過，亦慾之類也。

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。爾雖體弱多病，然只宜清靜

調養，不宜妄施政治。莊生云：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東坡取此二語，以爲養生之法。爾熟於小學，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話，體味一番，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。養生亦然，治天下亦然。若服藥而日更數方，無故而終年峻補，疾輕而妄施攻伐，強求發汗，則如商君治秦，荆公治宋，全失自然之妙。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，其實愛之。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，皆此義也。

沿途州縣有送迎者，除不受禮物酒席外，爾兄弟遇之，須有一種謙謹氣象，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。余近年默省之勤儉、剛明、忠恕、謙渾八德，曾爲澤兒言之。宜轉告與鴻兒，就中能體會一二字，便有日進之象。澤兒天質聰穎，但嫌過於玲瓏剔透，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。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苦，須探討些趣味出來。

湘鄉修縣志，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，文甚遲鈍，自不宜承認，然亦不可全辭。一則通縣公事，吾家爲物望所歸，不得不竭力贊助。二則爾憚於作文，正可借此逼出幾篇。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，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，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爾纂韻鈔畢，宜從古文上用功。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，深以爲恥。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，尤不可也。

爾等身體皆弱，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？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，共六訣矣。旣知保養，卻宜勤勞。家之興衰，人之窮通，皆於勤惰卜之。澤兒習勤有恆，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。

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，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。但在營中照料雜事，維繫軍心，不居大位，享大名，或可免於大禍大謗。若小小凶咎，則亦聽之而已。家中興衰，全係乎內政之整散。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，斷不可

不常常勤習。日下官雖無恙，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。

爾在家料理家政，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。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：有錢有酒款遠親，火燒盜搶喊四鄰。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。我家初移富坵，不可輕慢近鄰。酒飯宜鬆，禮貌宜恭。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。除不管閒事，不幫官司外，有可行方便之處，亦無吝也。

讀書乃寒士本業，切不可有官家風味。吾於書籍及文房器具，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，不求珍異也。家中新居富坵，一切須存此意。莫作代代做官之想，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。

爾稟氣太清，清則易柔。惟志趣高堅，則可變柔爲剛。清則易刻，惟襟懷閒遠，則可化刻爲厚。余字汝曰劼剛，恐其稍涉柔弱也。教汝讀書須具大量。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，恐其稍涉刻薄也。爾天性淡於榮利，再從此二字用功，則

終身受用不盡矣。

歷覽有國有家之興，皆由克勤克儉所致。其衰也，則反是。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，而實不能勤。故讀書無手鈔之冊，居官無可存之牘。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，而自問實不能儉。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，廚房日用之數，亦云奢矣。其故由於前在軍營，規模宏闊，相沿未改。近因多病，醫藥之資，漫無限制。由儉入奢，易於下水。由奢反儉，難於登天。在兩江交卸時，尚存養廉二萬金。在余初意，不料有此。然似此放手用去，轉瞬卽已立盡。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，每月用銀若干兩，限一成數，另封秤出。本月用畢，只准贏餘，不准虧欠。衙門奢侈之習，不能不澈底痛改。余初帶兵之時，立志不取軍營之錢，以自肥其私。今日差幸不負始願，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，低顏求人。惟在爾輩力崇儉德，善持其後而已。

孝友爲家庭之祥瑞。凡所稱因果報應，他事或不盡驗，獨孝友則立獲吉慶，反是則立獲殃禍，無不驗者。吾早歲久宦京師，於孝養之道多疎。後來展轉兵間，多獲諸弟之助，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。余兄弟姊妹各家，均有田宅之安，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。我身歿之後，爾等事兩叔如父，事叔母如母，視堂兄弟如手足。凡事皆從省嗇，獨待諸叔之家，則處處從厚；待堂兄弟，以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期於彼此有成，爲第一要義。其次則親之欲其貴，愛之欲其富，常常以吉祥善事，代諸昆季默爲禱祝，自當神人共欽。溫甫季洪兩弟之死，余內省覺有慚德。澄侯沅甫兩弟漸老，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。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，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。

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，見聖賢教人修身，千言萬語，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。伎者，嫉賢害能，妒功爭寵，所謂怠者不能修，忌者畏人修之類也。求者，貪利

貪名懷土懷惠。所謂未得患得，既得患失之類也。伎不常見，每發露於名業相侔，勢位相埒之人。求不常見，每發露於貨財相接，仕進相妨之際。將欲造福，先去伎心。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將欲立品，先去求心。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伎不去，滿懷皆是荆棘。求不去，滿腔日即卑汗。余於此二者，常加克治，恨尙未能掃除淨盡。爾等欲心地乾淨，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。并願子孫世世戒之。（伎求詩二首附後）

附錄

伎求詩二首

善莫大於恕。德莫凶於妒。妒者妾婦行。瑣瑣奚比數。己拙忌人能。己塞忌人遇。己若無事功。忌人得成務。己若無黨援。忌人得多助。勢位苟相敵。畏偏又相惡。己無好聞望。忌人文名著。己無賢子孫。忌人後嗣裕。爭名日夜奔。爭利

東西驚。但期一身榮。不惜他人汗。聞災或欣幸。聞禍或悅豫。問渠何以然。不自知其故。爾室神來格。高明鬼所顧。天道常好還。嫉人還自誤。幽明叢詬忌。乖氣相迴互。重者裁汝躬。輕亦減汝祚。我今告後生。悚然大覺寤。終身讓人道。曾不失寸步。終身祝人善。曾不損尺布。消除嫉妬心。普天零甘露。家家獲吉祥。我亦無恐怖。

右不伎

知足。天地寬。貪得。宇宙隘。豈無過人姿。多欲爲患害。在約每思豐。居困常求泰。富求千乘車。貴求萬釘帶。未得求速償。既得求勿壞。芬馨比椒蘭。磐固方泰岱。求榮不知饜。志亢神愈怙。歲燠有時寒。日明有時晦。時來多善緣。運去生災怪。諸福不可期。百殃紛來會。片言動招尤。舉足便有礙。戚戚抱殷憂。精爽日凋瘵。矯首望八荒。乾坤一何大。安榮無遽欣。患難無遽懣。君看十人中。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。我窮猶可耐。而况處夷塗。奚事生嗟憤。於世少所

求。俯仰有餘快。俟命堪終。古曾不願乎外。

日課四條

一曰愼。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，知有惡，而不能實
用其力，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
獨知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愼獨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。力
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自慊，中庸之所謂戒愼恐懼，皆能切實行
之。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，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忤。所謂養心莫善於
寡欲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愼獨，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，質鬼神。斷無行有不
慊於心，則餒之時，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。此心常快足寬平，是人生
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主敬。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。春秋士大夫，亦常言之。至程

朱，則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。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。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氣象也。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，敬之效驗也。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至。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。以此事天饗帝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。吾謂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。莊敬曰強，安肆曰偷，皆自然之徵應。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。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。若人無衆寡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懈怠，則身體之強健，又何疑乎？

三曰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。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。

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大矣。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。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。數語立者自立，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，不假外求。達者四達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欲己立己達？若能推以立人，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。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羣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。必如此，乃可謂之人。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盡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曾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習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。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稱，則旁人躉之，鬼人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。若農夫織婦，

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。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營一業。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許也。其能久乎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昧旦不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夭亡，歷歷不爽。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鍊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己饑己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爲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；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；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，能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。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唾棄於時，飢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夭。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。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。逸則無補於人，而鬼神不歆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。

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萬難挽回。汝及諸姪輩，身體強壯者少。古之君子，修己治家，必能心安身強，而後有振興之象。必使人悅神欽，而後有駢集之祥。今書此四條，老年用自儆惕，以補昔歲之愆。并令二子各自勗勉，每夜以此四條相課，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。仍寄諸姪共守，以期有成焉。

(乙) 爲學類

讀書之法，看讀寫作四者，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，漢書，韓文，近思錄。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。讀者如四書，詩書，易經，左傳，諸經。昭明文選，李杜韓蘇之詩，韓歐曾王之文，非高聲朗誦，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。非密咏恬吟，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。譬之富家居積，看書則在外貿易，獲利三倍者也。讀書則在家慎守，不輕花費者也。譬之兵家戰爭，看書則攻城略地，

開拓土宇者也。讀書則深溝堅壘，得地能守者也。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，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，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寫字，真行篆隸，爾頗好之。切不可間斷一日。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遲鈍，吃虧不少。爾須力求敏捷，每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則幾矣。至於作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。過三十後，則長進極難。

汝讀四書無甚心得，由不能虛心涵泳，切己體察。朱子教人讀書之法，此二語最爲精當。爾現讀離婁，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。吾往年讀之，亦無甚警惕。近歲在外辦事，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，下之人必守乎法。若人入以道揆自許，從心而不從法，則下凌上矣。愛人不親章，往年讀之不甚親切。近歲閱歷日久，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。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。涵泳二字，最不易識。余嘗以意測之曰：涵者，如春雨之潤花，如清渠之溉稻。雨之

潤花過小則難透，過大則離披。適中則涵濡而滋液，清渠之溉稻，過小則枯槁，過多則傷澇，適中則涵養而淳興。泳者如魚之游水，如人之濯足。程子謂魚躍於淵，活潑潑地。莊子言濠梁觀魚，安知非樂。此魚水之快也。左太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。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，有浴罷詩，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。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，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。則涵泳二字，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。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，卻不甚能深入。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。

凡作一事，無論大小難易，皆宜有始有終。作字時先求圓勻，次求敏捷。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少或七八千，愈多愈熟，則手腕豪不費力。將來以之爲學，則手鈔羣書，以之從政，則案無留牘，無窮受用，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。三者皆足，彌吾之缺憾矣。今年初次下場，或中或不中，無甚關係。榜後卽當

看詩經注疏，以後窮經讀史，二者迭進。國朝大儒如顧閻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，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。光陰難得，一刻千金。以後寫安稟來營，不妨將胸中所見，簡編所得，馳騁議論。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，不宜太寥寥。爾治經之時，無論看注疏看宋傳，總宜虛心求之。其愜意者，則以硃筆識出。其懷疑者，則以另冊寫一小條。或多爲辨論，或僅著數字。將來疑者漸晰，又記於此條之下。久久漸成卷帙，則自然日進。

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，可以適今者，莫如作賦。漢魏六朝之賦，名篇鉅製，具載於文選。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憾別等賦示爾矣。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，律賦則有本朝之吳穀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。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。大賦或數千字，小賦或數十字。或對或不對，均無不可。

爾所臨隸書，孔宙碑筆太拘束，不甚鬆活，想係執筆太近豪之故。以後須執

於管頂。余以執筆太低，終身吃虧。故教爾趁早改之。

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。以後專習真草二種，篆隸置之可也。四體并習，恐將來不能一工。

買書不可不多，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。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。

爾作時文，宜先講詞藻。欲求詞藻富麗，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。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，此衆人所共知者。阮文達公爲學政時，搜出生童夾帶，必自加細閱。如係親手所鈔，略有條理者，卽予進學。如係請人所鈔，概錄陳文者，照例罪斥。阮公一代閎儒，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。昌黎之記事提要，纂言鈎元，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。爾所論看文選之法，不爲無見。吾觀漢魏文人，有二端最不可及。一曰訓詁

精確，二曰聲調鏗鏘。說文訓詁之學，自中唐以後，人多不講。宋以後說經，尤不明故訓。及至我朝巨儒，始通小學。段茂堂、王懷祖兩家，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。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，無不典雅精當。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，則知眼前常見之字，凡唐宋文人誤用者，惟六經不誤，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。

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，疇若君平。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，以一疇字該括君平之道德。此雖不盡關乎訓詁，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。至聲調之鏗鏘，如開高軒以列綺窗而瞰江，碧出萋宏之血，鳥生杜宇之魄。洗兵海島，刷馬江洲。數軍實乎桂林之苑，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。音響節奏，皆後世所不能及。爾看文選，能從此二者用心，則漸有入理處矣。

爾問文中雄奇之道。雄奇以行氣爲上，造句次之，選字又次之。然未有字不

古雅而句能古雅，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，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，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。是文章之雄奇，其精處在行氣，其麤處全在造句。選字也。余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爲第一，揚子雲次之。二公之行氣，本之天授。至於人事之精能，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，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。爾問敘事誌傳之文，難於行氣，是殊不然。如昌黎曹成王碑，韓許公碑，固屬千奇萬變，不可方物。卽盧夫人之銘，女孥之誌，寥寥短篇，亦復雄奇崛強。爾試將此四篇熟看，則知二大二小，各極其妙矣。

爾看書作字，天分甚高，作詩文天分略低。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，亦當不止於此。今年已廿三歲，全靠爾自己掣掙發憤，父兄師長不能爲力。作詩文是爾之所短，卽宜從短處痛下工夫。看書寫字，爾之所長，卽宜拓而充之。走路宜重，說話宜遲，常常記憶否？

爾閱看書籍頗多，然成誦者太少，亦是一短。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，以能背誦爲斷。

余於凡事，皆用困知勉行工夫。爾不可求名太驟，求效太捷也。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。單日以生紙臨之，雙日以油紙摹之。臨帖宜徐，摹帖宜疾。專學其開張處。數月之後，手愈拙，字愈醜，意興愈低，所謂困也。困時切莫間斷，熬過此關，便可少進。再進再困，再熬再奮，自有亨通精進之日。不特習字，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。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漢。余所責爾之功課，并無多事。每日習字一百，閱通鑑五葉，誦熟書一千字。

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
卽爲熟書總以能背誦爲止總宜高聲朗誦

三八

日作一文一詩。此課極簡，每日不過兩個時辰，即可完畢。而看讀寫作，四者俱全，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。

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。意義層出不窮，宏開之謂也。

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。一曰詼詭之趣，一曰閑適之趣。詼詭之趣，惟莊柳之文，蘇黃之詩，韓公詩文，皆極詼詭，此外實不多見。閑適之趣，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。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閑適。而余所好者，尤在陶之五古，杜之五律，陸之七絕。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，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。爾胸懷頗雅淡，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，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。

爾欲作五古七古，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。先之以高聲朗誦，以昌其氣。繼之以密詠恬吟，以玩其味。二者并進，使古人之聲調，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。則下筆爲詩時，必有句調湊赴腕下。詩成自讀之，亦自覺琅琅可誦，引出一種興會來。古人云：新詩改罷自長吟；又云：煨詩未就且長吟。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，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。蓋有字句之詩，人籟也。無字句之詩，天籟也。解此者，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，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。

爾好寫字，是一好氣習。近日墨色不甚光潤，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。以後作字，須講究墨色。古來書家，無不善使墨者。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，固由臨池之勤，染翰之多所致。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，用墨之輕重疾徐，皆有精意運乎其間，故能使光氣常新也。

無論古今何等文人，其下筆造句，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。無論古今何等書家，其落筆結體，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。故吾前示爾書，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，一圓字望爾之成也。

凡作字總要寫得秀。學顏柳，學其秀而能雄。學趙董，恐秀而失之弱耳。爾并非下等姿質，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，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。若求長進，須勿忘而兼以勿助，乃不致走入荆棘耳。

吾輩讀書止有兩事：一者進德之事，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，以圖無忝所生；一者修業之事，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，以圖自衛其身。進德之事難以盡言。至於修業以衛身，吾請言之。衛身莫大於謀食。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；士勞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祿於朝，教授於鄉，或爲傳食之客，爲入幕之賓，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。科名者，食祿之階也，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後得科名而無愧。食之得不得，窮通由天作主，予奪由人作主。業之精不精，則由我作主。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。農果力耕，雖有饑饉，必有豐年。商果積貨，雖有壅滯，必有通時。士果能精其業，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。卽終不得科名，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。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。求業之精，別無他法，曰專而已矣。諺曰：藝多不養身，謂不專也。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，不專之咎也。諸弟總須力圖專業，如九弟志在習字，亦不

必盡廢他業，但每日習字功夫斷不可不提精神，隨時隨事皆可觸悟。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。若志在窮經，則須專守一經；志在作制義，則須專看一家文稿；志在作古文，則須專看一家文集；作各體詩作試帖亦然。萬不可以兼營并鶩，兼營則必一無所成矣。

諸弟在家讀書，不審每日如何用功。予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，雖懶惰如故，而每日楷書寫日記，每日讀史十葉，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，此三事未嘗一日敢間斷也。諸弟每人自立課程，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；雖行船走路，俱須帶在身邊。予除此三事外，他課程必不能有成，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也。曾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，曾與九弟詳細道及，然非經史爛熟胸中，則割裂零碎，毫無線索。至於採擇各家諸子之言，尤爲浩繁，雖鈔數百卷，不能盡收。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，乃胸中自有條例，自有議論，而

隨便引書以證之，非翻書而徧鈔之也。故暫不作曾氏家訓；將來胸中道理愈多，議論愈貫串，則仍當爲之。近來聞好友甚多，予不欲先去拜別人，恐其徒標榜虛聲也。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；標榜以盜虛聲，是大損也。天下有益之事，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，不可不辨矣。

讀書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恆。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；有識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河伯之觀海，如井蛙之窺天，皆無定者也；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。此三者缺一不可。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驟然而幾；至於有志有恆，則諸弟勉之而已。

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，故予作傲奴詩。予讀易旅卦，喪其僮僕，象曰：以旅與下，其義喪也。解之者曰：以旅與下者，謂視僮僕如旅人，刻薄寡恩，漠然無情，則僮僕亦將視主士如逆旅矣。予待下雖不刻薄，而頗亦有視如逆旅之

意，故人不盡忠。以後予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；分雖嚴明，而情貴周通。賢弟待人，亦當知之。

臘月信有糊塗字樣，亦情之不能禁者。蓋望眼欲穿之時，疑信雜生，怨怒交至；惟骨肉之情愈摯，則望之愈殷。望之愈殷，則責之愈切。度日如年，居室如園牆，望好音如萬金之獲，聞謠言如風聲鶴唳，又加以堂上之懸思，重以嚴寒之逼人，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者，情之至也。然爲兄者觀此二字，則雖曲諒其情，亦不能不責之。非責其情，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。何芥蒂之有哉。兄嘗觀易之道，察盈虛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；天有孤虛，地闕東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者。剝也者復之幾也，君子以爲可喜也，夬也者姤之漸也，君子以爲可危也。是故旣吉矣，則由吝以趨於凶；旣凶矣，則由悔以趨於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。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。

小人則時時求全，全者既得，則吝與凶隨之矣。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平乎？今吾家椿萱重慶，兄弟無故，京師無比美者，亦可謂至萬全者。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求闕齋，蓋求闕於他事，而求全於堂上，此則區區之至願也。

凡仁心之發，必一鼓作氣，盡吾力之所能爲；稍有轉念，則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疑心生則計較多，而出納吝矣；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。使家中慷慨樂與，則愼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。使堂上無轉念，則此舉也。阿兄發之，堂上成之，無論其爲是爲非，諸弟置之不論可耳。

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，九弟文筆婉而達，將來皆必有成，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，萬不可徒看考墨卷，汨沒性靈。每日習字不必多作，百字可耳；讀背誦之書，不必多，十葉可耳；看涉獵之書，不必多，亦十葉可耳。但一部未完，斷不

可、換、他、部。此萬萬不易之道。阿兄數千里外教爾，僅此一語耳。余近來讀書無所得，酬應之繁，日不暇給，實實可厭。惟古文各體書，自覺有進境，將來此事當有成就；憾當世無韓愈、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。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詞，無論是否，且試拈筆爲之。及今不作，將來年長，愈怕醜而不爲矣。每月六課，不必其定作時文也。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，行之有常，將來百川分流，同歸於海，則通一藝卽通衆藝，通於藝卽通於道，初不必分而二之也。此論雖太高，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，使知大本大原，則心有定向，而不至於搖搖無著。雖當其應試之時，全無得失之見，亂其意中，卽其用力舉業之時，亦於正業不相防礙。諸弟試靜心領略，亦可徐徐會悟也。

余於詩亦有工夫，憾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。但人事太多，故不常作詩，用心思索，則無時敢忘之耳。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，

靠得住，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，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則我之尺也，得寸則我之寸也。今日進一分德，便算積了一升穀，明日修一分業，又算餘了一文錢。德業並增，則家私日起；至於功名富貴，悉由命定，絲毫不能自主。

吾人爲學，最要虛心。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，往往恃才傲物，動謂人不如己。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，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；既罵房官又罵主考，未入學者則罵學院。平心而論，己之所爲詩文，實無勝人之處；不特無勝人之處，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。只爲不肯反求諸己，便都見得人家不是。既罵考官，有罵同考而先得者，傲氣旣長，終不進功，所以潦倒終身而無寸進也。

余蒙祖父餘澤，頻叨非分之榮，日夜恐懼修省，實無德足以當之。諸弟遠隔數千里外，必須匡我之不逮，時時寄書規我之過，務使累世積德，不自我一

人而隳，庶幾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至顛危。諸弟能常進箴規，則弟卽吾之良師益友也。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謂家有人作官，而遂敢於侮人，勿謂己有文學，而遂敢於恃才傲人。常存此心，則是載福之道也。

從岱雲處見南省題名錄，三弟皆不與選，爲之悵喟。吾家累世積德，祖父及父叔皆孝友仁厚，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，此理之可信者。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宦階較大，其昆弟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，此又事之不可必者。吾近於宦場，頗厭其繁俗，而無補於國計民生，惟勢之所處，求退不能。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，家中略有仰事之資，卽思決志歸養，以行吾素。今諸弟科第略遲，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，無人幫助，每一思之，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。

我縣新官加賦，我家不必答言，任他加多少，我家依而行之。如有告官者，我

家不必入場。凡大員之家，無半字涉公庭，乃爲得體。爲民除害之說，爲所轄之屬言之，非謂去本地方官也。

吾自入官以來，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，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族，爲本境置一義田，以贍救廿四都貧民。不料世道日苦，予之處境未裕，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，卽使外放，或爲學政，或爲督撫，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，幾於鴻嗷半天下，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，多取半文乎？是義田之願，恐終不能償。然予之定計，苟仕宦之所入，每年除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贏餘之時，吾斷不肯買一畝田，積一文錢，必皆留爲義田之用。此我之定計，望諸弟皆體諒之。

諸弟在家，總宜教子姪守勤敬；吾在外，既有權勢，則家中子弟最易流於驕流於佚，二字皆敗家之道也。萬望諸弟刻刻留心，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。

我家光景略好，送親族各家卒歲之資，斷不可缺，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。處此亂世，愈窮愈好。

蔭亭歸，余寄百五十金還家，以五十周濟親族；此百金恐尙不敷家用，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。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，不輕以予人者也。余德薄能鮮，而享天下之大名，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，而自問總卻不稱，故不敢稍涉驕奢。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，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，吾諸女姪女輩，概願儉於自奉，不可倚勢驕人。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，吾常常以此儆懼，故不能不詳告賢弟。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。

欲去驕字，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欲去惰字，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弟

若能謹守星崗公之八字

考寶早掃
書蔬魚豬

三不信

不信僧巫不信
醫藥不信地仙

又謹記愚兄之去驕

去情，則家中子弟日趨與恭謹而不自覺矣。

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，此卻未然。諺云：富家子弟多驕，貴家子弟多傲；非必錦衣玉食，動手打人，而後謂之驕傲也。但使志得意滿，豪無畏忌，開口議人長短，卽是極驕極傲耳。

南五舅母棄世，紀澤往弔後，弟亦往弔唁否？此等處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。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，而意甚懇懃，親去之時甚多，我兄弟宜取以爲法。大抵富貴人家氣習，禮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親到少，吾兄弟若能彼此常相規誡，必有裨益。

傲爲凶德，惰爲衰氣，二者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蚤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轎，望弟時時留心儆戒。如聞我有傲惰之處，亦寫信來規勸。

大抵世之亂也，必先由於是非之不明，白黑之不分。諸弟必欲一一強爲區

別，則愈求分明，愈致混淆，必將慳氣到底。願諸弟學爲和平，學爲胡塗；某君之事，從今以後，不特不可出諸口，而且不可存諸心。

余居母喪，並未在家守制，清夜自思，跼蹐不安。若江面肅清，卽當奏明回籍，事父祭母，稍盡人子之心。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，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，無稍疏忽；於母親祭品禮儀，必潔必誠；於叔父處敬愛兼至，無稍隔閡；兄弟姒姊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。凡一家之中，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興，若全無一分，未有不敗；和字能守幾分，未有不興，不和未有不敗者。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，必以吾言爲不謬也。禍福由天主之，善惡由人主之。由天主者無可如何，祇得聽之；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，撐得一日算一日。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，以求力挽家運。第一貴兄弟和睦。去年兄弟不和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，嗣後兄弟當以去

年爲戒，凡吾有過失，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，余必力爲懲改。三弟有過，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。第二貴體孝道，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，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。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，請沅弟作主，澄弟不可過執。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。內間妯娌不可多寫鋪帳，後輩諸兒須走路，不可坐轎騎馬，諸女莫太懶，宜學燒茶煑菜。書蔬魚豬，一家之生氣，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，勤者生動之氣，儉者收斂之氣，有此二者，家運斷無不興之理，余去年在家，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，至今愧憾，是以諄諄言之。

吾兄弟數人雖共事一方，然皖中爲地極大，賊數極多，事勢極難，各有所圖，不相防礙，不必嫌疑。季弟旣受胡中丞之知，卽竭方圖功，不必瞻顧九弟。

寄弟國潢

四弟有發奮自勵之志，甚慰。然必欲找館出外，此何意也。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，容易耽閣，不如出外較清淨耳。然出外從師，則無甚耽閣。若出外教書，其耽閣更甚於家塾矣。且苟能發奮自立，則家塾可讀書，即曠野之地，熱鬧之場，亦可讀書。負薪牧豕皆可讀書。苟不能發奮自立，則家塾不宜讀書，即清淨之鄉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讀書。何必擇地，何必擇時，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。

四弟責我待人不恕，甚爲切當。謂每月書信，徒以空言責弟輩，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，令堂上閱兄之書，疑弟輩粗俗庸碌，使弟輩無地可容。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。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：爲人子者，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，并謂諸兄弟俱不及我者，便是不孝；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，謂諸兄弟俱不如我者，便是不弟。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，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，則必

平日有討好的意思，暗用機計，使自己得好名聲，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，此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。今四弟之所責我者，正是此道理，我所以讀之汗下也。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者道理，彼此互相原諒，兄以弟得壞名爲憂，弟以兄得好名爲快，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，是兄之罪，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，是弟之罪。若各各如此存心，則永無纖芥之嫌矣。

四弟兩次所發家信，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，鬱積而思通之象，然此事斷不可求速效，求速效必助長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積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，愈欲速則愈錮蔽矣。來書往往辭不達意，我能深諒其苦。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，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，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，於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，盡十分便是十分學。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，於孝弟倫紀之大，反似與書不相關，殊不知書上所載

的，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，無非要明白者個道理。若果能事事做得，即筆下說不出何妨；若事事不能做，有虧於倫紀之大，即文章說得好，亦只算個名教中之罪人。賢弟性情真摯，而短於詩文，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。曲禮內則所說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，無一時不順適；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學問也。若詩文不好，此小事不足計，即好極，亦不值一錢。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？科名之所以可貴者，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，謂祿仕可以養親也；今吾已得之矣，即使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歡，可以養親，何必兄弟盡得哉？賢弟若細思此理，但於孝弟上用功，不於詩文上用功，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。

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，句句學之。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。家中祖父厚德餘蔭，我得忝列卿貳，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，後輩子女無法則，則驕

奢淫佚，立見消敗，雖貴爲宰相，何足取哉？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，榜樣極好，我輩踵而行之，極易爲力。別家無好榜樣者，亦須自立門戶，自立規條；況我家祖父現樣，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？現在我不在家，一切望四弟作主。兄弟不和，四弟之罪也；妯娌不睦，四弟之罪也；後輩驕恣不法，四弟之罪也。我有三事奉勸四弟：一曰勤，二曰蚤起，三曰看五種遺規。四弟能信此三語，便是愛兄敬兄；若不信此三語，便是弁髦老兄。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，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。

澄弟辦賊甚快人心，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，不是爲一家逞威張勢，庶人人畏我之威，而不憾我之太惡。賊旣辦後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，卽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。

與人相酬酢，總之不貪財，不失信，不自是。有此三者，自然鬼伏神欽，到處人

皆敬重。此刻初出茆廬，尤宜慎之又慎。若三者有一，則不爲人所與矣。

澄弟之病日好，大慰大慰。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。起早亦養身之法，且係保家之道。從來起早之人無不壽高者。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，一曰起早，二曰勤洗腳，似於身體大有裨益。望澄弟於戒酒之外，添此二事。

五宅莫買田產，老弟莫管公事，吾所囑者二語而已。盛時常作衰時想，上場當思下場時，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。

余蒙先人餘蔭，忝居高位，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，但有二語：曰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仗盡而已。福不多享，故總以儉字爲主。少用僕婢，少花銀錢，自然惜福。勢不多仗，則少管閑事，少斷是非，無感者亦無怕者，自然悠久矣。

哥老會之事，聞弟認真訪拿，意欲搜盡根株，兄意殊不以爲然。蓋營勇無知，

相率入會者盈千累萬，搜之不勝，拿之不勝。拿。兄意一概放鬆，除大罪一條中罪三條外，均置不問，實可包管無事。不知我弟何以苦苦搜求？弟今處有勢有力之時，須比無勢無力者更加謙遜慈祥。兄幸爲督，弟幸爲撫，送官則縣尊不敢不收，請兵則中丞不得不允，糾衆則合邑不能不從，勢力可謂大矣。然盛衰無常，有勢不可恃，盡有力不可使盡，須時時設身處於貧賤失勢之地，送官則縣尊不收，請兵則省城不允，糾衆則一鄉拒之，一邑非之，失勢如此，則搜拿會匪之念自然灰冷。望老弟念念從失勢時着想，則一家之福，卽一縣之福也。

門第太盛，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二字爲主。自安慶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，皆沅弟所攻取，余之倖得大名高爵，皆沅弟之所贈送也，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貽也。余欲上不愧先人，下不愧沅弟，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。

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，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；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，儉字則尙只五分。以後各勉其所長，各戒其所短。弟每用一錢，均須三思。

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，總恐老輩失之奢，後輩失之驕；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。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，爲後人惜餘福，不能除卻勤儉二字。弟能勤而不甚儉，余微儉而不甚勤，子姪看大眼，喫大口，後來恐難挽回，弟當時留心。

來信言余於沅弟既愛其才，宜略其小節，甚是甚是。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，卽當世亦實不多見，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，而兼規其所短。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，則非特沅一人之錯，而一家之錯也。

余往年撰聯贈弟，有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二語。弟之直，人人知之，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；弟之廉，人人料之，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。以後望弟於

儉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，不特家常用度宜儉，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，亦須有一儉字的意思。總之愛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。

澄弟以狐裘袍褂爲余賀生日，道理似乎太多。余在外多年，惟待家人甚薄，其中亦自有一番苦心。近日兩弟待我過厚，寸衷尤覺難安。沅弟臨別時，余再三叮囑此層，亦以余之施薄，不欲受厚，且恐彼此贈送豐厚，彼此皆趨奢靡，想弟亦喻此意矣。

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爲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；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村，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。

記曰：清明在躬，吾人身心之間，須有一種清氣，使子弟飲其和，鄉黨薰其德，庶幾積善可以致祥。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，說話太多則神心躁擾，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。欲葆清氣，首貴飲酒有節，次貴說話不苟。

凡多欲者不能儉，好動者不能儉；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，皆可浪費破家。弟向無癖嗜之好，而頗有好動之弊；今日思作某事，明日思訪某客，所費日增而不覺。此後講求儉約，首戒好動。不輕出門，不輕舉事，不特不作無益之事，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，亦不可輕作；舉動多則私費大矣。其次則僕從宜少，所謂食之者寡也。其次則送情宜減，所謂用之者舒也。否則今日不儉，異日必多欠債，既負累於親友，亦貽累於子孫。

三達德之首曰智，智即明也。古來豪傑動稱英雄，英即明也。明有二端：人見其近，吾見其遠曰高明，人見其粗，吾見其細曰精明。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，登樓則所見遠矣，登山則所見更遠矣；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，以顯微鏡照之，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；又如粗糙之米，再舂則粗糠全去，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。高明由於天分，精明由於學問。吾兄弟忝居大官，天分均

不甚高明，專賴學問以求精明。好問若買顯微之鏡，好學若舂上熟之米，總須心中極明，而後口中可斷。能明而斷，謂之英斷，不明而斷，謂之武斷。武斷自己之事，其害猶淺，武斷他人之事，招怨實深。惟謙退而不肯輕斷，最足養福。

古人曰欽、曰敬、曰謙、曰謹、曰虔、恭、曰祇懼，皆慎字之義也。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。居心不循天理，則畏天怒；作事不順人情，則畏人言；少賤則畏父師，畏官長，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，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，凡人方寸有所畏憚，則過必不大，鬼神必從而原之。若嬉遊鬥牌等事，而毫無忌憚，壞鄉黨之風氣，作子孫之榜樣，其所損者大矣。

聖門好言仁，仁卽恕也。曰富曰貴，曰成曰榮，曰譽曰順，此數者我之所喜，人亦皆喜之；曰貧曰賤，曰敗曰辱，曰毀曰逆，此數者我之所惡，人亦皆惡之。吾

輩有聲勢之家，一言可以榮人，一言可以辱人；榮人則得名，得利，得光耀，人尚未必感我，何也？謂我有勢，幫人不難也。辱人則受刑，受罰，受苦惱，人必恨我刺骨，何也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。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，隨在皆設身以處地。我要步步站得穩，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，所謂立也。我要處處行得通，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，所謂達也。今日我處順境，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事；今日我以盛氣陵人，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陵我之身，或陵我之子孫。常以恕字自惕，常留餘地處人，則荆棘少矣。

靜則生明，動則生咎，自然之理也。家長好動，子孫必紛紛擾擾，朝生一策，暮設一計，雖嚴禁之而不能止。欲求一家之安靜，先求一身之清靜。靜有二道，一曰不入是非之場，二曰不入勢利之場。鄉里之詞訟曲直，於我何干？我若強爲剖斷，始則賠酒飯，後則惹怨恨。官場之得失升沉，於我何涉？我若稍爲

干預，小則招物議，大則挂彈章，不若一概不管，可以斂後輩之躁氣，即可保此身之清福。

寄弟國華

六弟自怨數奇，予亦深以爲然，然屈於小試，輒發牢騷，吾竊笑其志之小，而所憂之不大也。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與之量，有內聖外王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。故其爲憂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，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，蠻夷猾夏則憂之，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，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，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，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得失，貴賤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。

讀書之道，有必不可易者數端：窮經必專一經，不可泛鶩；讀經以研尋義理

爲本，考据名物爲末；讀經有一耐字訣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，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讀，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讀，此所謂耐也。讀史之法，莫妙於設身處地，每看一字，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；不必人人皆能記也，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，不必事事皆能記也，但記一事，則恍如親其事。經以窮理，史以考事，舍此二者，更別無學矣。

吾以爲欲讀經史，但當研究義理，則心一而不紛。是故經則專熟一經，史則專熟一史，讀經史則專主義理，此皆守約之道，確不可易者也。若夫經史而外，諸子百家，汗牛充棟，或欲閱之，但當讀一人之專集，不當東翻西閱。此一集未讀完，斷斷不換他集，亦專字訣也。

來信駁我前書，謂必須博雅有才，而後可明理有用，所見極是。兄前書之意，蓋以躬行爲重，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，以爲博雅者不足貴，惟明理者乃

有用，特其立論過激耳。六弟以爲不博雅多文，安能明理有用，立論極精，但弟須力行之，不可徒與兄辨駁見長耳。

爾信中有云：於兄弟則直達其隱，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。此數語有大道理。余之行事，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，何妨直情逕行。昨接四弟信，始知家人天親之地，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。吾過矣，吾過矣。香海爲人最好，吾雖未與久居，而相知頗深，爾亦兄事之可也。丁秩臣、王衡臣兩君，吾皆未見，大約可爲爾之師，或師之，或友之，在弟自爲審擇。若果威儀可則，純實宏通，師之可也；若僅博雅能文，友之可也。或師或友，皆宜常存敬畏之心，不宜視爲等夷，漸至慢褻，則不復能受其益矣。爾三月之信，所定功課太多，多則必不能專，萬萬不可。後信言已看史記，此不可不熟看之書。爾既看史記，斷不可不看他書。功課無一定呆法，但須專耳。余從前教諸弟，常限以功課，近

來覺限人以課程，往往強人以所難，苟有不願，雖日日遵照限程，亦復無益；故近來教弟，但有一專字耳。

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，惟牢騷太多，性情太嬾；前在京華不好看書，又不作文，余心卽甚憂之。近聞還家以後，亦復牢騷如常，或數月不搦管爲文。吾家之無人繼起，諸弟尤可稍寬其責，溫弟則實自暴自棄，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也。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多者，其後必多抑塞，如吳樗臺凌荻舟之流，指不勝屈。蓋無故而怨天，則天必不許，無故而尤人，則人必不服；感應之理，自然隨之。溫第所處乃讀書最順之境，乃動則怨尤，滿腹中百不如意，實我之所不解。以後務宜力除此病，以吳樗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騷欲發之時，則反躬自思，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，猛然內省，決然去之；不惟平心謙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且養此和氣，可以消滅病患。萬望溫弟再

三細想，勿以余言爲老生常談，不值一哂也。

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：曰長傲，曰多言。丹朱之不肖曰傲，曰囂訟，卽多言也。歷觀名公鉅卿，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。余生平頗病執拗，德之傲也；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囂訟，靜中默省愆尤，我之處處獲戾，其源不外此二者。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，而發言尤爲尖刻。凡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語加人；有以神氣凌之者矣，有以面色凌之者矣。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，面色間有蠻狠之象，最易凌人。凡中心不可有所恃，心有所恃，則達於面貌。以門地言，我之物望大減，方且恐爲子弟之累。以才識言，近今軍中傑出人才頗多，弟等亦無過人之處，皆不可恃；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行篤敬，庶幾可以遮護舊失，整頓新氣，否則人皆厭薄之矣。

六弟於自己近年弊病，頗能自知，正好用功自醫，而猶曰終日泄泄，此則我

所不解者也。家中之事，弟不必管；家事有堂上大人管；外事有我管；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，何必問其他哉？至於宗族姻黨，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，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。孔子曰：『汎愛衆而親仁；』孟子曰：『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』此刻未理家事，若便多生嫌怨，將來當家立業，豈不箇箇都是仇人。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，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。

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，今年以來未曾動氣，自是我家好氣象。惟兄弟俱懶，我以有事而懶，六弟無事而亦懶。是我不甚滿意處。若二人俱勤，則氣象更興旺矣。

寄弟國荃

九弟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，予無日無刻不太息也。九弟在京年半，予懶散

不努力，九弟去後，予乃稍能立志，蓋予實負九弟矣。予嘗語岱雲曰：予欲盡孝道，更無他事，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，則我之孝有一分，能教諸弟進十分，則我之孝有十分，若全不能教諸弟成名，則我大不孝矣。九弟之無所進，是我之大不孝也。惟願諸弟發奮立志，念念有恆，以補我不孝之罪，幸甚幸甚。

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，此意甚佳。霞仙近來讀朱子書，大有所見，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。若果言動有禮，威儀可則，則值以爲師可也，豈特友之哉！然與之同居，亦須真能取益乃佳，無徒浮慕虛名。人苟能自立志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，何必借助於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，我欲爲孔孟，則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學，人誰得而禦我哉？若自己不立志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，亦彼自彼而我自我矣，何與於我哉？前溫甫欲讀書省城，

吾以爲離卻家門局促之地，而與省城諸勝己者處，其長進當不可限量。乃兩年以來，看書亦不甚多，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，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。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敘忠，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，予意中遂無他師可從。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，而嗣後杳無信息，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。日月逝矣，再過數年則滿三十，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。余受父教，而余不能教弟成名，此余所深媿者。他人與余交，多有受余益者，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，此又余所深恨者也。

沅弟買得方姚集，近已閱否？體氣多病，得名人文集，靜心讀之，亦足以養病。凡讀書有難解者，不必速求甚解，有一字不能記者，不必苦求強記，只須從容涵泳，今日看幾篇，明日看幾篇，久久自然有益。

沅弟言我仁愛有餘，威猛不足。澄弟在此時亦嘗說及友人愛我者人人歸

及。奈性已生定，不能威猛，所以不能威猛，由於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翫習之也。

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，又辦腰刀，分賞各將弁，人頗愛重，弟試留心此事，亦綜理之一端也。至規模宜大，弟亦講求及之；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，遇事顛預，毫無條理，雖大亦奚足貴？等差不紊，行之可久，斯則器局宏大，無有流弊者耳。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贊弟，有曰才大器大四字，余甚愛之；才根於器，良爲知言。

來書謂意趣不在此，則興會索然，此却大不可。凡人作一事，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，不可見異思遷，做這樣想那樣，坐這山望那山，人而無恆，終身一無所成。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，實在受害不小。

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間臨睡愈快活。若

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，將行將却，奄奄無氣，決難成事。凡此皆因弟興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。

臨江克復，從此吉安當易爲力，弟黽勉爲之，大約明春可復吉郡，明夏可克撫建。凡兄所未了之事，弟能爲我了之，則余之媿憾可稍減矣。余前在江西，所以鬱鬱不得意者，第一不能干預民事。有剝民之權，無澤民之位，滿腹誠心，無處施展；第二不能接見官員，凡省中文武官寮，晉接有稽，語言有察；第三不能聯絡紳士，凡紳士與我營款洽，則或因吃醋而獲咎。坐是數者，方寸鬱鬱無以自伸，然此只坐不應駐扎省垣，故生許多煩惱耳。弟今不駐省城，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，至愛民聯紳二端，皆可實心求之。現在餉項頗充，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，兵勇擾民嚴行禁之，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，弟可爲我宣達一二矣。吾在江西，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，未能爲江西除賊。

安民。今年丁憂，奔喪太快，若忽然棄去，置紳士於不顧者，此余之所悔也。弟當爲余彌縫此闕。每與紳士書札往還，或接見暢談，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，家兄抱愧甚深等語。

余在外數年，喫虧受氣實亦不少；他無所慚，獨慚對江西紳士，此日內省躬而責己之一端耳。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，不可再有牢騷之氣；心平氣和，以迓天休。

臨江已復，吉安之克實意中事。克吉之後，弟或帶中營圍攻撫州，聽候江撫調度，或率師隨迪庵北勦皖省，均無不可，屆時再行相機斟酌此事。我爲其始，弟善其終，補我之闕，成父之志，是在賢弟竭力而行之，無爲懷遽歸志也。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，吾自信亦篤實人，只爲閱歷世途，飽更事變，略參些機權作用，把自己學壞了。實則作用萬不如人，徒惹人笑話，教人懷恨，何

益之有[?]近日憂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心，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，復我固有。賢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須將篤實復還，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，日趨日下也。縱人以巧詐來，我仍以渾含應之，以誠愚應之，久之則人之意也消。若鉤心鬥角，相迎相距，則報復無已時耳。至於強毅之氣，決不可無，然強毅與剛愎有別。古語云自勝之謂強，曰強制，曰強恕，曰強爲善，皆自勝之義也。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，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，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，強之謹勞不倦，是即強也。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，即毅也。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，是剛愎而已矣。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謹。

治軍總須腳踏實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凡與人晉接周旋，若無真意，則不足以感人。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，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。

禮所稱無文不行也。余生平不講文飾，到處行不動，近來大悟前非。弟在外辦事，宜隨時斟酌也。

民宜愛而刁民不宜愛，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。弟在外能如此條理分明，則凡我之缺憾，弟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。昨信言無本不立，無文不行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，只要此心真實愛之，即可見諒於下。余之所以頗得民心，衷心者此也。與官員及紳士交際，則心雖有等差，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。余之所以不獲咎於官場者此也。去年與弟握別之時，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，戒我之短，數月以來，觀弟一切施行，果能體此二語，欣慰之至。惟作事貴於有恆，精力難於持久，必須日新又新，慎而加慎，庶幾常葆令名，益崇德業。

聲聞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，近在軍營亦獲虛譽，善始

者不必善終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譽望一損，遠近滋疑。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務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

人生適意之時，不可多得。弟現在上下交譽，軍民咸服，頗稱適意，不可錯過時會，當盡心竭力做成一個局面。聖門教人，不外敬恕二字。天德王道，徹始徹終，性功事功，俱可包括。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，是以五十而無所成。至於恕字，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。近歲在外，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，又因本性倔强，漸近於愎，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想之事，說出許多不想之語，至今媿恥無已。弟於恕字頗有功夫，天質勝於阿兄一籌。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，宜從此日致其功。於論語之九思，玉藻之九容，勉强行之，臨之以莊，則下自加敬，習慣自然，久久遂成德器，庶不至徒做一場說話。四五十而無聞也。弟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，此言精當之至，足抵萬金。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

尙不十分悖謬，惟說些利害話，至今愧恨無極。

沅弟近來所辦之事，無不愜當；銀錢一事，取與均極謹慎斟酌。聞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，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，真不可及，吾輩當以爲法。

沅弟決氣機之已轉，卜世運之將亨，余意亦覺如此。特余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遐邇觀瞻，深以爲懼。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，且恐將膺封疆重任，不可不爲之計。

沅弟書來勸我速移東流建德，情詞懇惻，令人不忍卒讀。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忠；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孝。余亦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友。已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，以慰吾弟之心。督撫本不易做，近則多事之秋，必須籌兵籌餉。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，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。二者皆易壞名聲，而其物議沸騰，被人參劾者，每在

於用人之不當。良由愛博而面輒，其於用人非失之於率，卽失之於冗。宜慎簡賢員以救率字之弊，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。位高而資淺，貌貴溫恭，心貴謙下。天下之事理，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，不及料者多矣。切勿存一自是之見。用人不率冗，存心不自滿，二者本末俱到，必可免於咎戾，不墜令名。

寄弟貞幹

洪弟考試不利，區區得失，無足介懷。補發之案有名，不去覆試，甚爲得體。今年院試若能得意，固爲大幸，卽使不遽獲售，去年家中旣雋一人，則今歲小挫，亦盈虛自然之理，不必抑鬱。

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，以時時儆惕，余觀此語，欣慰之至。凡人一身祇有改過遷善四字可靠，凡人一家祇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能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慶，不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

其中有不誠，而所謂改過修德者，不足以質諸鬼神也。吾與諸弟勉之又勉，務求有爲善之實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，自我兄弟而剝喪，此則余家之幸也。

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，余不勝欣喜。凡人無不可爲，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。吾弟誠有志於此，須塾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。此外各書能讀固佳，不讀亦初無損。可以爲天地之完人，可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。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，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自無妨，但守小學遺規二書，行一句算一句，行十句算十句，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。弟又言願盡孝道，惟親命是聽，尤足補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餘年，定省有闕，色笑遠違，寸心之疚，無刻或釋。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，視無形聽無聲，則余能盡忠，弟能盡孝，豈非一門之祥瑞哉？願弟堅持

此志，日日弗忘，則兄之疚可以稍釋。

寄歐陽夫人

接紀澤兒各稟，知夫人體氣康健，至以爲慰。家中遇祭，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；祭祀之器皿，另作一箱收之，平日不可動用，內而紡績做小菜，外而蔬菜養魚，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須留心。吾夫婦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，不可不勞苦，不可不謹慎。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，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，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，自然愈久愈親。

夫人率兒婦輩在家，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；居官不過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長久之計。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，雖一旦罷官，尚不失爲興旺氣象。若貪圖衙門之熱鬧，不立家鄉之基業，則罷官之後，便覺氣氣蕭索，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預爲之計。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，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，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，則福澤悠久，余心大慰矣。